

诗刊

创刊

60

周年文论选(上)

作家出版社

《诗刊》创刊 60 周年文论选(上)

诗刊社 编

作家出版社

《诗刊》创刊六十周年丛书序

高洪波

从1957年1月至2017年1月,《诗刊》走过了60周年的历程,悠悠六十载,可谓历经风雨。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任何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也许简单,但发展起来却充满困难,《诗刊》的创刊和发展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今的成绩更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它的过去让人铭记于怀,它的将来也必有人翘首以待。

我们不会忘记,在共和国诞生的第八个春天,战争的痕迹已逐渐消弭,温煦的阳光正照耀饱经沧桑的国土,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作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一座精神的高地,《诗刊》应运而生。在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诗刊》得以创办。此后的60年,历史峰回路转,征途柳暗花明,我们有过成功的欢乐,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更有过在曲折和坎坷中百折不挠的坚定和决绝。所幸一切风云变幻,一切欢乐、悲伤和心灵的历程,都被《诗刊》海纳百川并纤毫毕现地记录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中国社会60年艰难迈进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人民60年喜怒哀乐的心灵史。

60年的坚持和奋斗,《诗刊》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从《诗刊》创刊至今,《诗刊》几代人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这一核心价值,努力工作;同时,社会中的诸多事件,都可以得到《诗刊》的“有诗为证”,为此,《诗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当年读者排队购买《诗刊》的盛况,如今仍历历在目。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诗人们通过《诗刊》发出的声音,一时成为了人民的呼唤,时代的号角。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近在眼前,社会生活进入多元化,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丰富,更繁荣,《诗刊》也紧跟时代的变化,抓住社会热点与文学潮流,注重发掘贴近生活、歌咏时代的诗歌作品;引导诗人写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发现诗意,发现美,努力呈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震撼人心的沧桑巨变。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诗歌史,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也蕴含在诗歌的发展中。60年过去,《诗刊》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的

地，而且为保持中国诗歌的品位，提高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继续在默默耕耘，上下求索，不坠青云之志。其心，其力，苍天可鉴。

《诗刊》是中国文学的一张脸，一张国字脸。在这个美好而又多姿多彩的诗歌年代，读读这部五卷本的《诗刊》创刊六十周年丛书，你就知道中国诗歌的这张脸，是怎样的天圆地方，怎样的英姿勃发、光彩照人。同时你也将知道，有诗歌伴随的中国梦，该迎来怎样的繁荣盛世，伟大复兴！

2016年12月

目 录

《诗刊》创刊 60 周年文论选(上)

一九五七年 文论选

望舒的诗	艾 青(1)
谈谈徐志摩的诗	陈梦家(7)
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	沙 鸥(12)
苏诗的轮廓	陈迥冬(21)

一九五八年 文论选

论闻一多的诗	刘绶松(31)
谈殷夫的诗	冼 宁(37)
王统照先生的诗——序《王统照诗选》	臧克家(42)
从《王贵与李香香》谈学习民歌	贾 芝(53)

一九五九年 文论选

谈刘半农的诗	李岳南(62)
我读《女神》的时候	冯 至(71)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冰 心(75)
谈格律诗	徐 迟(77)
女神再生的时代——“新诗发展概况”之一 谢 冕 孙绍振 刘登翰 孙玉石 殷晋培 洪子诚(83)	

一九六〇年 文论选

读《萧三诗选》	邹荻帆(96)
---------------	---------

一九六一年 文论选

- 和里诗话(三则) 丁 力(101)
漫谈王之涣的《凉州词》 林 庚(105)

一九六二年 文论选

- 沉郁的风格, 闷美的诗篇——为纪念诗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而作
..... 傅庚生(108)
学诗琐记 张志民(115)
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 朱光潜(119)

一九六四年 文论选

- 时代风雷起新篇——读毛主席诗词十首 臧克家(122)

一九七七年 文论选

- 谈诗——郭小川同志给孩子的信 郭小川(127)

一九七八年 文论选

- 诗人,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唐 弢(132)
关于诗 孙 犁(143)

一九七九年 文论选

-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陶斯亮(145)
民主的歌手惠特曼 荒 芜(156)
诗人冯雪峰 楼适夷(160)
回忆湖畔诗社 汪静之(165)
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卞之琳(168)

一九八〇年 文论选

- 答问十九题 艾 青(173)
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一封信 公 木(175)
精微与冷隽的闪光——读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 屠 岸(181)
甘苦寸心知——谈自己的诗 臧克家(186)
令人气闷的“朦胧” 章 明(190)

我心目中的—个秋天	杜运燮(195)
失去了平静以后	谢冕(198)
还想象与诗歌	钟文(203)

一九八一年 文论选

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访美书简	袁可嘉(206)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孙绍振(209)
我是怎样写起诗来的	苏金伞(215)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程代熙(218)

一九八二年 文论选

时代激情的冲击波——读二十人集《白色花》	屠岸(227)
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上)	邹荻帆 严辰等(232)
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下)	严辰 臧克家等(247)
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	朱先树(255)

一九八三年 文论选

“小花闲草”也要一片蓝天——沙白部分诗歌印象	忆明珠(265)
------------------------------	----------

一九八四年 文论选

绿原和他的诗——读《人之诗》	曾卓(274)
谈诗的深化	陈良运(286)
关于诗歌的历史感	袁忠岳(290)

《诗刊》创刊 60 周年文论选(下)

一九八五年 文论选

我与《华南虎》	牛汉(297)
现实·人生·诗情	叶橹(300)
鉴往知来——关于胡风部分诗论的断片札记	杨匡汉(306)
变革中的中国新诗一瞥——1985 年 10 月 13 日在香港大屿山“作家交流营”的发言	邵燕祥(312)

一九八六年 文论选

青春诗论(九篇)

诗与诗论	南 帆(317)
谈诗	王光明(318)
角色、橡皮与喝汤	吴 亮(318)
诗的空白	陈力川(319)
和诗共同着命运	黄子平(321)
关于诗与现实	朱子庆(322)
我之诗观	唐晓渡(323)
诗,自在者说——	杨 炼(324)
诗是什么?	李 黎(325)
寓言诗的构思	刘 征(327)
晨昏随笔(六则)	邵燕祥(331)
关于诗歌的“形象密度”	陈 超(335)
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	金丝燕(338)

004

一九八七年 文论选

未完的回忆	吕 剑(347)
诗歌语言弹性美札记	李元洛(349)
节奏·诗意·散文美	吴奔星(356)
旧体诗的出路在于创造	杨金亭(360)
充实与空灵	叶 橹(369)

一九八九年 文论选

迈向言语之寺	耿占春(374)
入魔的诗魂——中国诗坛考察	雁 翼(377)
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诗	袁可嘉(382)

一九九〇年 文论选

诗,中华民族之声	贾 漫(389)
----------------	----------

一九九一年 文论选

诗歌中的隐喻结构及其功能	何 锐(395)
--------------------	----------

欧美现代三大诗潮——《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序 袁可嘉(403)

一九九二年 文论选

立象与建构 吕 进(411)

一九九三年 文论选

重探参差均衡律——汉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通途 卞之琳(417)

谈诗的音乐方式 梁 南(426)

一九九五年 文论选

审美意象与诗的灵魂 聂还贵(433)

一九九六年 文论选

诗人必须自救? 郑 敏(438)

谈诗 艾 青(443)

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 吴思敬(459)

一九九八年 文论选

后新潮诗的反思 孙绍振(464)

二〇〇三年 文论选

论抒情诗中“情”与“理”的辩证运作 丁 芒(471)

牛汉诗歌中生命体验的潜质 章 燕 屠 岸(476)

二〇〇七年 文论选

新诗的诞生及其传统漫言——为新诗诞生九十周年作 孙玉石(481)

新诗与旧诗 周晓风(487)

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吴思敬(493)

二〇〇八年 文论选

论中国诗的文体演化规律 章亚昕(500)

二〇〇九年 文论选

“新青年”姿态的中国新诗 燎 原(503)

二〇一〇年 文论选

古诗的新生命 周笃文(506)

二〇一一年 文论选

敬畏新诗 周啸天(513)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 王士强(521)

二〇一二年 文论选

我眼中的今日中国诗歌 陈 超(527)

退藏于密 耿占春(540)

公信力、底线与当下诗歌批评的命运 霍俊明(547)

二〇一三年 文论选

张力：作为现代诗语的“引擎”与“枢纽” 陈仲义(552)

二〇一四年 文论选

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 沈浩波(560)

二〇一五年 文论选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 何言宏(567)

世纪末诗学论争与其语境下的多元写作 孙基林(576)

重启一种“对话式”的诗歌写作 杨庆祥(582)

是时候了，或“我们气候的诗歌”——新世纪以来当代诗的语境、问题与主义
..... 茱 萸(588)

二〇一六年 文论选

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 张清华(595)

望舒的诗

艾 青

望舒留在世间的作品并不多，现在见到的，只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两个本子，共计诗八十八首，而且都是短诗。他曾以《我的记忆》和《望舒草》的书名出过两个集子，那些作品，大都已收进《望舒诗稿》里了。

望舒初期的作品，留着一些不健康的旧诗词的很深的影响，常常流露一种哀叹的情调。他像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对人生采取消极的、悲观的态度。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自怨自艾和无病呻吟，人们决不会以为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写的。那时候，正是第一次国内战争的时期。例如：“人间天上不堪寻”“人间伴我唯孤苦”“朝朝只有呜咽”“只愿春天里活几朝”“为了如今唯有愁和苦，朝朝的难遣难排，恐惧以后无欢日，愈觉得旧时难再……”“我将含怨沉沉睡，睡在那碧草青苔……”处处都是颓废的、伤感的声音，对时代的洪流是回避的。这样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只会起不好的作用。

听说他曾经一度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件事，在他的作品里也留下了痕迹。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那种个人的窄狭的感情的咏叹，依旧占有最大的篇幅，但调子却比过去明朗，较多地采用现代的日常口语，给人带来了清新的感觉。例如在《我的记忆》这首诗里：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

它的拜访是沒有一定的，
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
时常当我已上床，朦胧地想睡了；
或是选一个大清早，

人们会说它没有礼貌，
但是我们是老朋友。

在《路上的小语》里：

.....
——它是到处都可以找到的，
那边，你瞧，在树林下，在泉边，
——而它又只会给你悲哀的记忆的。
.....

——它是我的，是不给任何人的，
除非有人愿意把他自己底真诚的
来作一个交换，永恒地。

在《秋》里：

我从前认它为好友是错了

在《祭日》里：

当然她们不会过着幸福的生涯的，
像我一样，像我们大家一样。

这就和他过去写的诗，那些充满了旧词藻的语言有了很大距离。这些诗里，即使也还是充满了忧伤，这种忧伤是属于现代人的。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日常口语，而这些口语之作为诗的语言，在当时，是一大胆的尝试。在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一些比较纯朴的、属于现实生活的诗，尽管写的他只是从某个侧面、或是某种程度上美化了的，这样的诗，使我们读起来就比较亲切。例如他在《断指》里，写了对一个为革命而牺牲了的朋友的怀念，这是他在抗战前所写的诗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一首诗；而在《村姑》里，他给我们描出了一张动人的风俗画，他很巧妙地刻画了一个农村少女的心情。假如我们不过于苛求，我们认为诗人是在寻找一些新的题材——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以外的题材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非难诗人写自己的感情生活，我的意思是诗人的感情生活应该有

时代的联系；同时，更重要的，诗人必须关心自己的时代。

不幸这种努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很快地回到一个思想上紊乱的境地，越来越深地走进了虚无主义，对自己的才能作了无益的消耗。这在《古意答客问》和其他的许多诗里，都留下痛苦的影迹。例如：

.....
你问我的欢乐何在？
——窗头明月枕边书。

而在《赠克木》里，表现得更彻底，观念和词藻的游戏也更厉害：

.....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诗人徒劳地思索着，除了使自己更困惑之外，不会有更好的答案。他感到更深的寂寞，终于连声音也停止了。

抗日战争爆发。每个诚实的诗人都从民族利益的面前惊醒过来。望舒虽然没有写诗，但他是兴奋的，他在香港主编一个报纸的副刊，发表了许多歌颂抗日战争的诗，他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元旦，他才重新写作，那面貌就和过去的作品完全不同了：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元旦祝福

写这样的诗，对望舒来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我们在他的诗中发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等的字眼了。我们当然很高兴。

一九四一年间，日军占领香港。诗人在敌人占领的区域里过着灾难的岁月。在《致萤火》里，他在对自己的命运完全绝望的时刻，想起远方：

在什么别的天地，
云雀在青空中高飞。

他吞咽着泪沉哀地过着日子，怀念着战斗的祖国，他被日军逮捕，投入狱中，受到了折磨和考验，在狱中写诗。在《狱中题壁》里，他用切齿的仇恨记录了敌人的暴行，最后他说：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他重新认识了现实，认识了中国。诗人在《我用残损的手掌》里，写自己用手抚摸祖国的地图，用高度压缩的词句，概括地描述了祖国的广大的陷落了土地，句句都充满了哀痛；到后来笔锋一转，对解放区（我想他指的是延安）寄予极深的爱：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做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他相信解放的日子一定会来，他的心始终维系在战斗的人们一起，熬受着痛苦与侮辱：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
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手，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等待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他过了很长的一段又寂寞、又沉痛的日子。这个时期的诗，是在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摈弃了语言和观念的游戏，把自己的真切而又悲痛的感受，用精练而又纯朴的表现手法刻画出来，常常给人以极深的感动。

诗人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他写了《偶成》，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诗人的最后的作品。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像花一样重开”的日子终于来临。历史没有嘲弄诗人的期待。日军投降了。一九四九年，望舒回到了解放了的国土。但他在敌人的土牢中受了伤，带了很重的气喘病。他曾经和我谈起想重新写诗。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不幸于一九五〇年二月离世长逝。作为他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常常为他的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

望舒是一个具有丰富才能的诗人。他从纯粹属于个人的低声的哀叹开始，几经变革，终于发出战斗的呼号。每个诗人走向真理和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不同的。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一个中国的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种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只是读书很多，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对待世界的人生哲学，他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真切的感受，有时甚至通过现实的非常惨痛的教育，才能比较牢固地接受或是拒绝公众所早已肯定或是否定的某些观念。而在这之前，则常常是动摇不安的。

构成望舒的诗的艺术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他的诗里的比喻，常常是新鲜而又适切。他所采用的题材，多是自己亲身所感受的事物，抒发个人的遭遇与情怀。所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一步，因之，他的诗的社会意义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望舒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翻译过罗马诗人沃维提乌思的《爱经》，却也曾以江思的笔名翻译过十月革命时期的作品《一周间》，后来又以艾昂甫的笔名翻译过《普希金革命诗钞》，今年出版了他所翻译的西班牙诗人《洛尔伽诗钞》。这些工作，都和他的一部分创作一样，是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财富。

1956年11月中旬
(选自1957年2月号)

谈谈徐志摩的诗

陈梦家

五四时代所出现的初期白话诗，是想冲破旧诗的诗式用语体来表现新的时代的内容。那时间白话诗的形式，有些还多少残余着他们意图冲破的旧诗词的形骸，有些又表现为比较零散的小诗，似乎都不曾找到比较恰当的表现形式。人们还是回忆着旧诗词的音调和它的可以吟诵上口的好处。但是，由于在旧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一种时代的新精神，因此固然在形式上有各种不同方向的试探，白话诗到底更自由地叙述了五四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

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徐志摩用宣纸仿宋体所印的一册新诗集出版了。初印本是线装的，蓝色的封面，共收五十五首。一九二八年改订为四十一首，新书装订，内容也有了部分的修改，仍然叫做《志摩的诗》。他的清新活泼的诗句，曾经受过读者的喜爱；由于他两次编辑过《诗刊》，他的诗也影响过同时其它的诗作。从一九二二年起至一九三一年止，他一共印了四本诗集。和同时的作者相比，他写过比较多的诗。这些诗，尽管已经过了二十五年以上，我们当时读过的而今日重翻一遍，觉得其中有些首并没有忘记。徐志摩的诗的好处之一，就在于此。

初印本第一首诗是“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在第二节中他说：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这代表志摩当时对于个性自由的热烈的要求。这时候正是他和他第一次结婚的妻子离婚，受到当时社会和亲族的反对，在他第一集诗中有过不少同类的呼声。我记得他曾说过，他的离婚是为了反对旧式的不自由的婚姻，他要反对这种制度，无论付出多么大